



电影 - Movie

我的天堂电影院

① 世纪出版中心
Brookings Center Press

编著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我的天堂电影院

◎ 百花汇电影中心
Baihuai Cinema Project

编著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天堂电影院 / 百老汇电影中心编著. —上海:
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1
ISBN 978-7-208-10116-6

I. ①我… II. ①百… III. ①电影导读—访问记—世界—现代②电影评论—世界—文集 IV. ①
K815.78 ② J905.1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49352 号

本书版权归百老汇电影中心所有。侵权必究。

如需使用本书文字、图片, 请联系百老汇电影中心
或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。

策划编辑 黄安乔
责任编辑 黄安乔
封扉设计 肖晋兴



我的天堂电影院
百老汇电影中心 编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**人民出版社**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20×970毫米 1/16
印 张 12.5
字 数 147,000
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10116-6/J·247
定 价 32.00元

目 录 |

001 序言：我的天堂电影院 文 / 麦圣希

影迷，还是迷影

009 1960年代香港庶民戏院文化 文 / 杜琪峰 吴靖

017 再见，我的天堂电影院 文 / 顾长卫 吴靖

025 看艺术电影，去艺术影院 文 / 单万里

033 四分之一世纪 文 / 闻天祥

041 像我这一代观众 文 / 卫西谛

051 有电影的日子，天天都是节日！ 文 / 周健蔚

057 我的“第一次” 文 / 彭浩翔 吴靖

069 从漫画迷到伯格曼迷 文 / 汤唯 吴靖

077 从寇比力克到库布里克 文 / 林明杰

085 影戏城市间 文 / 张冷

电影，属于所有人

095 一个叫“电影”的人 嘉宾 / 杨蕊

109 第六代的集体坚守还是转型，谁能猜到他们的结局

嘉宾 / 王小帅 贾樟柯 娄烨

- 123 我们可以说的故事 嘉宾 / 李玉 方励
- 133 他日春燕归来，身何在 嘉宾 / 关锦鹏
- 141 寻路之旅 嘉宾 / 高群书 尔冬升
- 157 无法回避的西西里 嘉宾 / 朱塞佩·托纳多雷

影事影话

- 167 我们看什么样的电影：十佳电影
- 185 百老汇电影中心大事记
- 192 后记

序言：我的天堂电影院

文 / 麦圣希

还记得十多年前，刚上任不久，在香港地铁车厢中听到这样一番对话：

甲：不如去电影中心看电影吧，好像有一部挺特别的，只有那里才可以看到。

乙：是什么电影？

甲：记不得了。但听影评说是很好的片子。

乙：但要去油麻地，太远啦，车资都浪费了。

结果，他们翻翻报纸，交头接耳了两句，便在铜锣湾站下了车，说要去时代广场的影院看，要看的电影，现在已记不清楚是什么名字，印象中是一出好莱坞电影。

也就是说，他们并没有去电影中心。

换着以前是自由身的我，这样的闲聊对话，怎会引起我或一般路人的注意，但那时刚好接手百老汇电影中心这个项目，什么百老汇、什么电影中心等名字，即使是蚊虫之间的谈话，声音再小，总觉得它们跳到耳窝中窃窃私语，既抢耳又烦扰，但总会听下去，因为要听听跟自己有没有关系。

这番对话，听似无关痛痒，但也正好说出我们的现状。北京也好，香港也好，两间百老汇电影中心都不处于城市的中心，起码不是人流众多的消费区，所以基本上没有顺道到访的观众，来的观众都是一心想来，有目的地到电影中心一趟。这也解释了观众有时为了方便，去了邻近的影院。

尤其在香港潮湿炎热的夏天，北京风大严寒的冬天，观众干吗还大老远地走来，冒着大汗、顶着风雪来看电影？这是人之常情，可以理解。但换句话说，来电影中心的观众，都是有心的观众，虽未至于千里迢迢，但第一次来也许走了不少冤枉路才找到这片城市的绿洲：东直门地铁站走 20 分钟路，或香河园路拐弯再拐弯，相信不是每个现代消费者都愿意花上这样的时间和心力。还记得香港的电影中心开张不久，仍有不少人不敢相信，在油麻地庙街和果栏之间，竟然存在着一间艺术影院，还需要经过九曲十八弯才可找到，可以想像，以上车厢中甲乙对话再发展下去，将会成为笑话：“那里怎会有艺术影院？开玩笑。”

但也不是闹着玩，这样的地点却造就了现在的电影中心，它的缺点其实正是它的优点。正因为不在黄金地段，它才能以单幢独立影院的姿态，矗立于荒芜或老旧的地区中，不致活埋于商场消费文化之中。试想，假若电影中心在三里屯或铜锣湾出现，且不谈空间如何运用，从那里走一圈顿觉身上多了几分铜臭味，怎样再谈艺术呢？毕竟艺术与商业总有几码子的距离。

这样的特点，造就了它那悠闲文化的氛围；这样的地点，也无形中筛选了它的观众，诚意不足的，相信多走两圈就已放弃。所以第一批来电影中心的都可以说是慕名而来的影迷，他们来到属于他们的乐土，找到了繁嚣都市中的一个藏身之所。就我所见，来到这里的观众都一定是来看电影或喝咖啡的，他们似是要从急促的生活节奏中舒缓下来，停一停，想一想，吸一口氧气，以便明天再在职场上，在这个都市中继续作战，继续拼搏。

也就是这样，理想的电影院也应具备这样的氛围。这种氛围，不是房地产发展商用银弹、金钱可以买回来的。一个有文化气息的地方，是要靠时间慢慢地积累起来，有机地跟那里的人、地和事一同成长，一同经历才会产生感情。而电影中心在地点上的有利位置，正好拥有培育出这种氛围的条件，在这角度上，人成为当中的关键。

还记得五年前在香港的百老汇电影中心十周年的时候，走访过一些艺人、导演，他们珍惜的是我们的观众：观影时，大家不需要提示，不需要劝导，大家都不接电话，不讨论剧情，很纯粹地在同一个空间看同一部电影。这样的观众，在现今“顾客永远是对”的环境下简直是硕果仅存，大家看电影时一起屏息、一起欢笑、一起低泣，然后一起看完片尾的字幕，一起离开影院，眼神可能不经意地碰上对方的，或许连点个头都没有，却交换了一个眼神，不需要语言，就好像完全领略了对方对这出电影的感受，是好是坏，万语千言，在那一刻尽在不言中。一种未经排练的默契，发现对方都有着同样的品位，同样有着爱电影、尊重电影的因子，那种暗自欣喜的快感，虽然只是经历了一出电影的两小时，感觉却像跟伴侣走过人生的一段路，短短的一段路，感觉却何等满足。

* * *

因为人、因为观众对一间电影院的重要性，所以我们在会员卡印上了“My Cinema（我的电影院）”的字句，希望百老汇电影中心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电影院。当电影中心在北京开业一周年之际，我们打算推出一本小小的纪念特刊，记录过去一年在这间影院中发生过的事情，因为发生过的事情实在太多。偶然的机会，“活动搞手”吴靖跟世纪文景的编辑黄安乔谈到这个项目，她也雀跃起来。两人讨论之后，决定将纪念特刊的内容延展出来，变成大家手上拿着的这本书，更为我们起了这样一条更贴切、更电影中心的书名——“我的天堂电影院”。

的确，你和我都有自己喜欢的电影院，原因不一，可能因为位置方便，可能因为环境舒适，也可能因为影院是你跟初恋情人认识的地方，也可能是儿时父亲带你去看第一部电影的影院……总之大家爱上一间影院的原因

各有不同。这本小书就从这里出发，找了不少名人、名作家，看看他们眼中的影院，看看他们跟电影院那种毫不暧昧、单刀直入的爱的关系。

没错，杜琪峰在访问时都是抽着雪茄、架着墨镜的，跟在媒体上看见的他没什么两样，但杜sir一向大情大圣，言语间流露出对香港的情，和他爱电影如爱大婆一样浓烈。尽管他在媒体前很酷，可他谈到成长时的旧式大戏院和戏棚时，总是手舞足蹈，眼睛放光，单是在戏院门前可买到的小食，牛杂、鸡爪、甘蔗、瓜子、香烟，等等，已经叫他喋喋不休，缅怀感慨。可是这一切都已成过去，一如少年杜sir放学后走到银幕后面，偷看“工余场”电影，补习成人世界中的条规……此时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《四百击》中安托万逃学偷牛奶的画面。

彭浩翔在影院的经历，像极了他的电影，鬼马调皮：小时候从戏院后门溜进去，说忘了东西，要去洗手间，和哥哥里应外合，在前排旁边位置看早场，一看便看到当上导演，继而拍上他的第一部短片作品《智勇三雄》。几年前还在电影中心首播，彭妈妈那时还到场，现场的反应好到不得了，既搞笑又温馨。昔日的人和事，总在影院这空间发生化学作用。

顾长卫跟所有最爱电影的人都有同一个愿望——在电影院工作。卖苦力也好，当检票员也好，能在影厅里看个饱就更好。顾导就在文化宫里与电影结下了不解缘。那些日子，见证了历史，留下了电影院发展的印记，而最重要的是，成就了一个导演的诞生。

很难想像汤唯是一个漫画迷。在香港，漫画迷总带有贬义，令人想起足不出户的宅男宅女，但套在汤唯身上，格格不入，明明她已表明身份是个漫画迷，你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硬要绕过负责逻辑的左脑，怎样都要游说自己“她是个伯格曼迷”。汤唯就有这样的能耐。

电影院跟当地电影运动绝对是息息相关的，单万里老师和闻天祥老师都指出了这一点。北京电影资料馆跟中国第五代导演，法国电影资料馆跟法国新浪潮，台北电影资料馆跟台湾新电影运动等，都是由艺术电影院孕

育出艺术电影观众，继而掀起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的电影运动，当时观众对艺术电影的热情，绝对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试想想单老师说到的“用一辆自行车换一套意大利电影回顾展的电影票”，今天听起来是天方夜谭，但当时那种“求片若渴”（闻天祥语）的程度，今天不能比拟。电影运动没有合适的观众，绝对成不了气候。

读到张冷在芝加哥的经验，不期然地也想到自己在伦敦国家电影剧院的一次相似的经历：平日两点的场次，看的是雷内·克莱尔（René Clair）的《意大利草帽》（*Un chapeau de paille d'Italie*, 1928），无声黑白片，竟然全院满座，环顾四周，满眼是头发灰白的观众，自己也就成了最年轻的观众。对商业挂帅的香港来说，这简直难以置信。一个城市的文化程度，多多少少也可从当地的艺术影院看出一二。伦敦和芝加哥，或许正面对艺术观众老化的问题，但回看北京和上海，我们的观众是何其年轻！

说到观众，卫西谛的论述，活脱脱的是一个影迷的诞生。诞生的过程中除了看到一位影迷对电影的热情之外，更看到了社会的变迁、观众对独立电影的看法。看 VCD 长大的观众，自然“胸襟广阔”，较易接纳低成本制作出来的美学，但一下子从 DVD 里补看了中外经典，见过大制作，自然就不满足于 DV 摄制的效果。不管怎样，电影硬件的进步，从录像带到 VCD、14 吋电视机、DVD，都见证了独立电影的发展，起码造就了一批独立电影导演，建立他们的美学观；他们还未当上导演，不就是影迷一个。

每个年轻影迷，大抵也会梦想有一天能像周健蔚般身份转化，从影迷成为上海电影节选片人。从影迷到电影人的过程，艺术影院总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，好像今天已经消失了的上海胜利艺术电影院、台北的真善美、香港的新华戏院，它们都是影迷成长的安乐窝，也如林明杰所说，香港湾仔由艺术中心、影艺、新华所形成的艺术影院地带，便是影迷流连的好地方。我们在光影中成长，在光影中看世界，我们的价值观也在这些光影中慢慢建立起来，最终我们能否从影迷蜕变成电影人，除了因缘际会，

还看你有多傻，有多栽进这个光影世界。

李安导演说，“每个人心中都有个玉娇龙，每个人心中都有座断背山”，对影迷而言，我们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天堂电影院。你的天堂电影院在放什么精彩节目，那得靠你自己。

你就是这座天堂电影院的放映师。

影迷，
还是迷影

杜琪峰

顾长卫

单万里

闻天祥

卫西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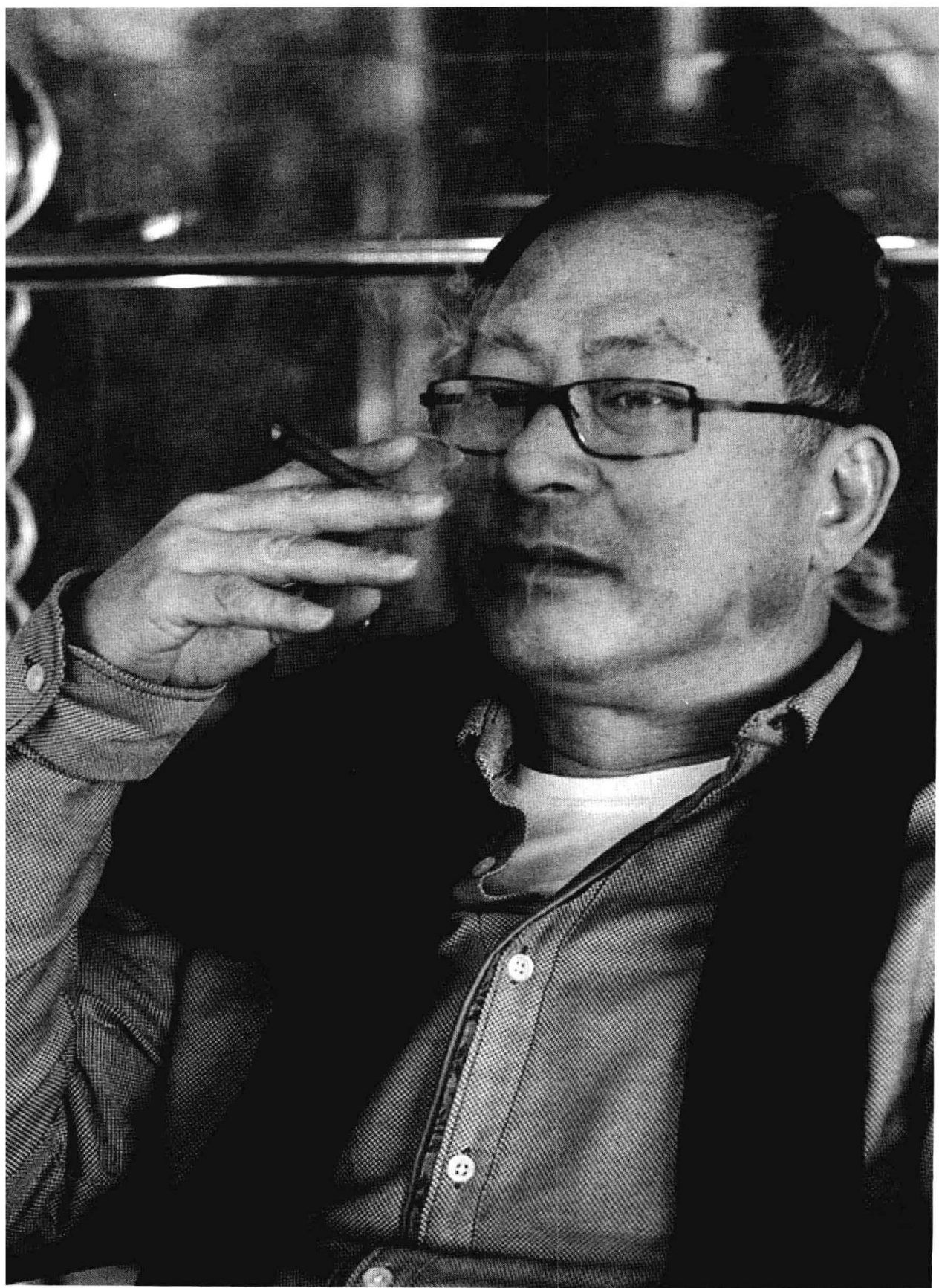
周健蔚

彭浩翔

汤唯

林明杰

张泐



1960 年代香港庶民戏院文化

文 / 杜琪峰 吴 靖

1960 年代中期的香港旺角，下午 5 点来钟，街上是下班回家的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还在上小学的杜琪峰也身处其中……他穿过旺角如鹅肠般细窄而错综复杂的街道，耳边是小贩们的纷扰又熟悉的叫卖声、单层巴士低沉的喇叭声。路边小店的霓虹灯渐渐亮了，红红绿绿地映着乐声戏院巨幅的电影海报。走了约 20 分钟的路程，经过各式小吃摊档：鸡蛋仔、豆腐花、臭豆腐、麦芽糖夹梳打饼，偶有卖飞机榄的小贩从身边经过……走着走着，他来到父母工作的东乐戏院门口。

银幕背后的世界

仿佛是用着电影《文雀》^[1] 的场景做背景，杜琪峰摘下墨镜，一边抽着标志性的雪茄，一边开始了他的讲述。

你小时候居住在香港的九龙城寨。

很多资料写我在九龙城寨度过童年时代，实际上我只在那里住了一年。一年就够了。（笑）可能他们（记者们）觉得这个地方很有趣，很有视觉冲击吧。

你对九龙城寨有什么印象？离开九龙城寨后去了哪里？

就是黑。那里是香港在清朝时期的衙门，后来是三不管地带，是启德机场与九龙城的交界地带，很穷。当时香港是很穷的。后来我们家搬到旺角一带，大约有三四年的时间，应该是我读小学的时候。

你父母曾在戏院工作吗？

我父母都在东乐戏院里的仓库工作。东乐戏院是香港一间很老的戏院，一栋粉红色的骑楼式建筑，早年用来上演粤剧，也用来放电影。戏院很大。因为整栋楼很大，戏院把银幕后面的大片区域用作仓库，既用来存储胶片，也用来存储别的东西。那时候，我差不多是5点钟放学，要去戏院等父母收工一起回家。香港当时的戏院，下午5点钟左右会有一场名为“工余场”的放映，专门放给刚刚下班的人观看。通常放映一些西片，有时也放映一些港片。我放学的时候通常能赶上“工余场”，但是我没有钱，是不允许在戏院里看的。当时，我家并不富裕，兄弟七人，我排行老四，父母没有多余的钱给我们看电影。每次我放学，就会飞一般往戏院跑，一直往里走，往里走，穿过大堂，穿过影厅，一直走到银幕后面。

所以你是从银幕后面看电影。那时候看些什么影片？有没有那个时期特别流行的影片？

现在要说看过具体什么片，我也记不太清楚了。我依稀记得有像《黄飞鸿》^[2]、《如来神掌》^[3]这样的武侠片，邵氏电影当时很红。有时候没看开头就进去了，有时候还没看完就要跟父母回家。每天在银幕后面的一两个小时对当时的我来说，是很平常的事情。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在看电影，而是在某部影片的巨大背景下，帮父母干活。小孩子其实不会想那么多，有电影看就很高兴了。

* * *

杜琪峰提到的东乐戏院，英文名为“Prince's Theater”。1931年开业，放映的第一部影片是《地狱天使》^[4]。东乐戏院地处香港旺角，弥敦道与渠道的交界，于1970年代停业，如今这里是联合广场。东乐戏院是香港早期富豪何东家族的产业，战前放映西片、国语片，同时还上演粤剧。战后，戏院选择性地放映西片，也放映首轮粤语片及国语片。1960年代，戏院专门放映日本片。从登打士街到太子道这一段的弥敦道是旺角的中心地带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是当时全香港戏院最为集中的地带，杜琪峰信口道来的就有丽斯、百老汇、丽声、东乐等戏院，位于各个横街几步之遥的还有新华、百乐门、域多利和好世界等戏院。直到今天，杜琪峰依旧不能忘记热门电影上映的时候，大剧场里上千人一起看戏的场景。

现在去香港戏院很不过瘾吧？

是啊。过去的戏院都很大，座位都是一两千个。比如东乐戏院常做大戏^[5]，戏院楼顶很高，有楼上和楼下之分。而当时全香港最大最卖座的戏院是“乐声”，有两千多个座位，地处东乐戏院前面。现在香港的电影宫，都在商场里面，几十个座位，小小一间，不过瘾。过去的戏院都是独立的，一栋楼就是一间戏院，一间电影宫。舞台通常都有两层幕布，外面一层是丝绒的，向两边拉开之后，露出里面透明的一层，好像薄纱一样；里面一层则是从下往上升起。坐在台下看着幕布升起，等待电影开场的那一刻，有一种特别神圣的仪式感。热门戏爆棚（即“满座”）的时候，几千人同哭同笑，那真是不一样的感受。1980年代，我还在新艺城的时候，楼下的丽声戏院还有1000多人的大影厅，但现在也没有了。

以前戏院楼上和后排的座位是“优等座”，前排的座位大约是两到四毛钱（港币），后排则要七毛钱，而楼上最贵的座位则要一块钱。当时香港普

通职员月收入大约是二十多块钱。“当日电影”、“早场”（十点半那场）和“工余场”都比较便宜，大约在四毛钱左右。那会儿的银幕比较高，二楼的楼座是最好的，没有遮挡，视线也比较平齐；而前排则需要仰头观看，很不舒服。东乐戏院的“优等座”售票窗是对着弥敦道这样的繁华街道，而前座和中座的售票窗则在小巷子里。

戏院外面也有很多卖零食的，牛杂、鸡爪、猪头肉、玉米、肠粉等，都可以带到戏院里吃。夏天有水果，西瓜、菠萝、木瓜，有时还有卖甘蔗的，冬天还有热甘蔗……也可以抽烟，嗑瓜子。

很有香港特色。

很香港。不像现在，所有电影院都只卖爆米花和可乐，而且还不能抽烟！

说着，杜琪峰吐了一个烟圈，在眼前化了开去。

戏棚——移动的乐园

那时候的香港有露天电影院么？同一时期，我们在内地看得最多就是露天电影。

有啊，在迁徙区有很多露天放映电影，就是比较穷一点的地方，只要有空地，就有露天放映电影。你知道香港空地比较少嘛。

是在空地上支起一块银幕么？

哪儿有那么好。只要有一块白墙，就直接投在墙上，然后大家自己搬凳子，有时候就直接坐在地上。